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列傳三十三

崔敦禮

盧承慶

弟承業卿

弟子齊

劉祥道

父林甫賢

子齊

李敬元

弟元素

李義琰

子巢從新書增從新書增

從弟義琛

義琛子紹

孫處約

子佺

樂彥瑋

子思晦

趙仁本

崔敦禮

字安上

雍州咸陽人隋禮部尚書仲方孫也其先

本居博陵世爲山東著姓魏末徙關中敦禮本名元禮

高祖改名焉頗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蘇子卿之爲人武

德中拜通事舍人九年太宗使敦禮往幽州召廬江王

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京師之事敦禮竟無異詞太宗
聞而壯之遷左衛郎將賜以良馬及黃金雜物貞觀元
年擢拜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頻使突厥累轉靈州都
督二十年徵爲兵部尚書又奉詔安撫回紇鐵勒部落
時延陁寇邊敦禮與英國公李勣擊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又
有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其下所殺詔敦禮往就部
落綏輯之因立其嗣子而還敦禮深識蕃情凡所奏請
事多允會永徽四年代高季輔爲侍中累封固安縣公
仍修國史六年加光祿大夫代柳奭爲中書令尋又兼
檢校太子詹事敦禮以老疾屢陳乞請退顯慶元年拜

太子少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敕召其子

新書作弟

定襄都

督府司馬餘慶使侍其疾尋卒年六十餘

六十餘

高宗舉

哀於東雲龍門賜東園祕器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

都督陪葬昭陵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謚曰昭子

餘慶官至兵部尚書敦禮孫貞慎神龍初爲兵部侍郎

盧承慶

字子餘

幽州范陽人隋武陽太守思道孫也父赤

松大業末爲河東令與高祖有舊聞義師至霍邑棄縣

迎接拜行臺兵部郎中武德中累轉率更令封范陽郡

公尋卒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少襲父爵貞觀初爲

秦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辨

擢拜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
多少之數承慶叙夏殷以後迄於周隋皆有依據太宗
嗟賞久之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
辭曰選事職在尙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
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俄歷雍州別駕尙書左丞永
徽初爲褚遂良所構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遂良俄
又求索承慶在雍州舊事奏之由是左遷簡州司馬歲
餘轉洪州長史會高宗將幸汝州之溫湯擢承慶爲汝
州刺史入爲光祿卿顯慶四年代杜正倫爲度支尙書
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坐度支失所出爲潤州刺史再

遷雍州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總章二年代李乾祐爲
刑部尚書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三
年病卒年七十六臨終誠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猶朝之
有暮吾終斂以常服晦朔常饌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
須廣大事辦卽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瓷漆而已有棺
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贈

幽州都督諡曰定

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

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者中上其能著人善類如此

弟承業亦有學識貞觀末官至雍州長史檢校尚書左
丞兄弟相次居此任時人榮之俄坐承慶事左遷忠州

刺史顯慶初復爲雍州長史前後皆有能名三遷左肅
機兼掌司列選事賜爵魏縣子總章中卒於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贈沼州刺史諡曰簡

承業弟承泰齊州長史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錄
事參軍時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旭擇僚吏堪爲御史
者季旭以問齊卿薦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
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盤屋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
後皆至大官齊卿開元初爲幽州新書
幽州刺史時張守珪
爲果毅齊卿禮接之謂曰十年內當知節度果如其言
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鑑齊卿好酒飲至酺餘不亂寬

厚可親士友以此善之累遷太子詹事封廣陽縣公尋卒承慶弟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

字同壽

魏州觀城人也父林甫武德初爲內史舍

人時兵機繁速庶事草創高祖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幹見稱尋詔與中書令蕭瑀等撰定律令林甫因著律議萬餘言久之擢拜中書侍郎賜爵樂平男貞觀初再遷吏部侍郎初隋代赴選者以十一月爲始至春卽停選限旣促選司多不究悉時選人漸衆林甫奏請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甚以爲便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甫

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隋之高孝基
三年病卒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
十疋祥道少襲父爵永徽初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吏
部侍郎顯慶三年遷黃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道以
銓綜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曰今之選
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傷多也雜
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修之士猶或罕有
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卽知共釐務者善
人少而惡人多有國以來已四十載尙未刑措豈不由
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選趨走几案之

問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則難知斗筭之材何其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司試判訖簡爲四等奏聞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狀可責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冀入流不濫官無冗雜且令胥徒之輩漸知勸勉其二曰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謹約準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

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其餘兩倍又常選放還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其三曰儒爲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徧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誘掖之方理實爲備而獎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已來於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

綸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爲獎進之道
未周其四曰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聞
有秀才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人將薦賢之道未至寧
可方稱多士遂閒斯人望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
言更審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
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爲朝廷惜之其五曰唐虞三載考
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
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卽遷官
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
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

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
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其六曰尙書省二十四司及
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
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
承遂成故事但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尙書政本人物攸
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
明年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多爲政之弊高宗遣
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時公卿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
行祥道尋以修禮功進封陽城縣侯四年遷刑部尙書
每覆大獄必歔歔累歎奏決之日爲之再不食龍朔元

年權檢校蒲州刺史三年兼檢校雍州長史俄遷右相

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

祥道性謹慎既居宰相

深懷憂懼數自陳老疾請退就閑職

坐與上官儀善

俄轉司禮

太常伯罷知政事麟德二年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

舊禮皆以太常卿爲亞獻光祿卿爲終獻祥道駁曰昔

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

皆爲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理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

無乃徇虛名而忘實事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司空徐王

元禮爲亞獻祥道爲終獻事畢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

年又上表乞骸骨優制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

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宣子齊賢襲爵

齊賢初自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興宗嘗從帝於苑中弋獵因言晉州出好鵠劉齊賢見爲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覓鵠人耶卿何以此待之遂止齊賢後避章懷太子名改名景先永淳中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天臨朝代裴炎爲侍中及裴炎下獄景先與鳳閣侍郎胡元範抗詞明其不反則天甚怒之炎旣誅死景先左遷普州刺史未到又貶授吉州長史永昌年爲酷吏所陷繫於獄自縊死仍籍沒其家

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

景先自祖父

三代皆爲兩省侍郎及典選又叔父吏部郎中應道從父弟禮部侍郎令植等八人前後爲吏部郎中員外有唐已來無有其比云

李敬元亳州譙人也父孝節穀州長史敬元博覽羣書特善五禮貞觀末高宗在東宮馬周啟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讀之敬元雖風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然勤於造請不避寒暑馬周及許敬宗等皆推薦延譽之乾封初歷遷西臺舍人宏文館學士總章二年累轉西臺侍郎兼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時務才敬元以曹

事委之仁禕始造姓厯改修狀樣銓厯等程式處事勤勞遂以心疾而卒敬元因仁禕之法典選累年銓綜有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元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卽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略無差殊時人咸服其強記莫之敢欺選人有杭州參軍徐太元者初在任時同僚有張惠犯贓至死太元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惠贓數旣少遂得減死太元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敬元知而大嗟賞之擢授鄭州司功參軍太元由是知名後官至祕書

少監申王師以德行為時所重敬元賞鑒多此類也咸
亨二年授中書侍郎餘並如故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
行吏部侍郎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四
年監修國史上元二年拜吏部尚書仍依舊兼太子左
庶子監修國史同中書門下三品敬元久居選部人多
附之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又與趙郡李氏合譜故臺
省要職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高宗知而不悅然猶不
彰其過儀鳳元年代劉仁軌爲中書令

封趙國公

調露元年

吐蕃入寇仁軌先與敬元不協遂奏請敬元鎮守西邊
敬元自以素非邊將之才固辭高宗謂曰仁軌若須朕

朕即自往卿不得辭也竟以敬元為洮河道大總管兼

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率兵以禦吐蕃

與吐蕃將論欽陵戰

海青及將戰副將工部尚書劉審禮先鋒擊之敬元聞賊

至狼狽却走審禮既無繼援遂沒於陣俄有詔留敬元

於鄯州防禦

敬元頓承風嶺又阻溝淖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

元始得至鄯州又戰湟川遂大敗

敬元累表稱疾乞還醫療許之既入

見驗疾不重高宗責其詐妄又積其前後愆失貶授衡

州刺史稍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永淳元年卒年六十

八贈兗州都督

諡文憲

撰禮論六十卷正論三卷文集三

十卷子

思冲守一

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

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敗見殺籍沒其家

守一鄭令孫紳別傳

敬元弟元素亦有吏才初爲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
陳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
異議者元素抗辭固執文陳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
延載元年自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
加銀青光祿大夫萬歲通天二年坐與洛州錄事參軍
綦連耀交結爲武懿宗所陷被殺神龍初雪免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元道族孫也其先自隴
西徙山東世爲著姓父元德癭陶令義琰少舉進士累
補太原尉時李勣爲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風懼義琰

獨廷折曲直勸甚禮之義琰麟德中爲白水令有能名拜司刑員外郎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天后預知國政高宗嘗欲下詔令后攝知國政義琰與中書令郝處俊固爭以爲不可事竟寢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章懷太子之廢也高宗慰勉官僚盡捨罪令復其位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璿爲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璿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爲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此豈愛我意哉義璿曰凡人仕爲

丞尉卽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偏下也義琰
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
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爲霖
雨所腐而棄之義琰後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高
宗知而怒曰豈以身在樞要凌蔑外家此人不可更知
政事義琰聞而不自安以足疾上疏乞骸骨乃授銀青
光祿大夫聽致仕及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下祖餞於
通化門外時人以比漢之二疏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
義琰自以失則天意恐禍及固辭不拜四年卒於家

子巢

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絕其交遊後
亡走關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

夷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

義琰從祖弟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追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

楊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旬旬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永淳初為雍州長史時關輔大優劣累遷刑部侍郎

饑高宗令貧人散於商鄧逐食義琛恐黎人流轉因此

不還固爭之由是忤旨出為梁州都督轉岐州刺史稱

為良吏卒官子綰為柏人令有仁政縣為立祠高宗時宰相又有孫處

約樂彥璋趙仁本並有名跡

孫處約者汝州郟城人也貞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既

失德處約數上書諫之祐既誅太宗親檢其家文疏得處約諫書甚嗟賞之累轉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處約以預修太宗實錄成賜物七百段三遷中書侍郎與李勣許敬宗同知國政尋避中宮諱改名茂道坐事左轉司禮少常伯顯慶中拜少司成以老疾請致仕許之尋卒子佺睿宗時爲左羽林大將軍征契丹戰沒

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

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硎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皆沒佺氣褫乃給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羣聚軍中幣萬餘疋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

詐好語勸引還而佗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佗以悌同見獲送默啜所殺之

樂彥瑋者

字德珪

雍州長安人顯慶中爲給事中時故侍

中劉洎之子詣闕上言洎貞觀末爲褚遂良所譖枉死稱冤請雪中書侍郎李義府又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彥瑋獨進曰劉洎大臣舉措須合軌度人主暫有不預豈得卽擬負國先朝所責未是不愜且國君無過舉若雪洎之罪豈可謂先帝用刑不當乎然其言遂寢其事彥瑋尋丁憂起爲唐州刺史及入辭高宗記其言直復拜東臺舍人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元年代劉仁軌爲大司憲官名復

舊改爲御史大夫上元三年卒贈秦州

新書
齊州

都督永昌

年以子思晦貴重贈揚州大都督思晦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兼檢校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爲酷吏所殺

趙仁本者陝州河北人也貞觀中累轉殿中侍御史自義寧已來詔敕皆手自纂錄臨事皆暗記之甚爲當時所伏會有敕差一御史遠使同列遞相辭託仁本越次請行言於治書侍御史馬周曰食君之祿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險所不敢辭也及迴事又稱旨擢吏部員外郎乾封中歷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司列少

常伯知政事如故時許敬宗爲右相頗任權勢仁本拒其請託遂爲敬宗所構俄授尚書左丞罷知政事咸亨初卒官

史臣論曰崔盧數公皆以忠清文行致位樞要恪恭匪懈以保名位誠所謂持盈守成太平之君子然敬元之擢太元可謂能舉善者矣義琰腐材而不營第舍可謂有儉德矣彥瑋獨遇姦臣仁本請當遠使終昇輔相不亦宜乎

贊曰盧劉兩族奕世名鄉二李二樂俱號公清權臣獨抗美第不營以茲輔弼無愧德聲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三

列傳三十三

許敬宗

字昂伯

昂子彥

李義府

子湛

許敬宗

字延族

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

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

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

心爲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爲元帥

府記室與魏徵同爲管記武德初赤牒擬漣州別駕太

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

國史

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戶

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

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

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中書令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太宗大破遼賊於駐驂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先是庶人承乾廢黜官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刑往哲寬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尙於茲竊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

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陰結
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禍生膚表非可防萌宮內百
僚迴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寃焚山毀玉稍同
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袁絲不坐於
劉渢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樂布乃策名
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其誅夷
臣以賢良荷彼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
遵斯義楊勇之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
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稱爲美談而今張元素令狐
德棻趙宏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礪操有雅望於當

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或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概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宏由是元素等稍得叙用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嗣位代于志寧爲禮部尚書敬宗嫁女於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入爲衛尉卿加宏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復拜禮部尚書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贊成其計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田舍子賡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長孫无忌褚遂良韓瑗等

並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並流死於嶺外

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冊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爲冀州刺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爲昆明滇池所閉欲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符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宏文館學士具檢秦漢已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其年代李義府爲中書令

任遇之重當朝莫比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爲右相加光

祿大夫三年冊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舊監

修國史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元此謂帝邱何也德元不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

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冥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

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邱徙居之左氏稱相奪

子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邱臣聞有德者啟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人居者不一

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於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導沅水東流爲濟

入於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泚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泚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

所謂泚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會於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

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

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元不能對吾恥之德元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强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實之不强不亦善乎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

婚乃爲九隴曲叙門閥妄加功績并升與劉文靜長孫
順德同卷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
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
賜長孫无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
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
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
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初
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
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已來朝廷
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

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總知其事前後

賞賚不可勝紀

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

敬宗好

色無度其長子昂頗有才藻歷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

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

與通烝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請流於

嶺外顯慶中表乞昂還除虔化令尋卒咸亨元年抗表

乞骸骨詔聽致仕仍加特進俸祿如舊三年薨年八十

一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

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垂拱中詔配饗高宗廟廷

文集八十卷太常將定諡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以

才昇歷居清級然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
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圭斯玷有
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
諡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不勝其恥與思古大相
忿競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改諡官太常博士
王福時議曰諡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
使嫌隙是實卽合據法推繩如其不虧直道義不可奪
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
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令虛設將謂禮院無
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諡議爲定戶部

尙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諡爲
繆答曰昔晉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諡爲繆醜公
何曾旣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況敬宗
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氏而諡之爲
繆無負於許氏矣時有詔令尙書省五品已下重議禮
部尙書袁思敬議稱按諡法旣過能改曰恭請諡曰恭
詔從其議旣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彦伯昂之
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筆多令彦伯代作嘗戲昂
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又納婢妾讒言奏流於嶺表後遇赦得
還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其祖爲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貞觀八年劔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侍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尋除監察御史又敕義府以本官兼侍晉王及昇春宮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士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義府嘗獻承華箴其辭曰遂初冥昧元氣氤氲二儀始闢三才旣分司乾立宰出震爲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墳功成揖讓事極華勛肇興夏啓降及姬文咸資繼德永樹高芬百代沿襲千齡奉聖粵若我后丕承寶命允穆三階爰

齊七政時雍化洽風移俗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震維
標德離宮體正寄切宗祧事隆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
輔業光啓誦藝優千羽九載崇儒三朝問豎歷選儲儀
遺文在斯望試登俎高論喬枝俯容思順非禮無施前
修盛業來哲通規飭躬是蹈則獻問風馳立志或爽則
元猷日虧無恃尊極修途難測無恃親賢失德靡全勿
輕小善積小而名自聞勿輕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佞諛
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監言斯屏儲業攸
昌竊惟令嗣有殊前事雖以貴以賢而非長非次皇明
睠德超倫作貳匪懋聲華莫酬恩異匪崇徽烈莫符天

志勉之又勉光茲守器下臣司箴敢告近侍太子表上

其文優詔賜帛四十疋又令預撰晉書高宗嗣位遷中

書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國史加宏文館學士高宗將立

武昭儀爲皇后義府嘗密申協贊爲長孫无忌所惡奏斥璧州司馬詔未下

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瘦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

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卽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

馬詔書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新書紀表告參知政

事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

娛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旣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

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

亦謂之李貓

新書人貓

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

爵爲侯有洛州婦人淳于氏坐姦繫於大理義府聞其

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別宅婦特爲雪其罪卿段

寶元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

死

詔給事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鞠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

侍御史王義方

廷奏義府犯狀

義府不引咎叱之然後趨出

因言其初容貌爲劉洎

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

戶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

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

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

前實以爲愧尋兼太子左庶子二年代崔敦禮爲中書
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並如故尋加太子
賓客進封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德晟爲魏州刺
史諸子孩抱者並列清官詔爲造甲第榮寵莫之能比
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壻賣官鬻爵其門
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動朝野自永徽後御史多
制授吏部雖有調
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
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却初杜正倫爲中書侍
郎義府時任典儀至是乃與杜正倫同爲中書令正倫
每以先進自處不下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
倫共圖議義府更相伺察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

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左貶義府爲普州刺史正倫爲橫州刺史友益配流峯州四年復召義府兼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自餘官封如故龍朔元年丁母憂去職二年起復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尋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希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希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轎輦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

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
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義府本無藻鑑才怙武
后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讟時殷王初
出閤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三年遷右相殷王府長史
仍知選事並如故義府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姦宄
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帝頗知其罪失從容誠義府
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爲卿掩覆
未卽公言卿可誠勗勿令如此義府勃然變色腮頸俱
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
從得耶義府眈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亦優容之初

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義府旣貴之後又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叙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叙昭穆及義府出爲普州刺史遂卽除削義府聞而銜之及重爲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尙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諸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

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元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爲姓氏錄由是縉紳士大夫多恥被甄叙皆號此書爲勲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尙自爲婚姻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爲婚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歛更急切義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給哭假義府輒微

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登古塚候望哀禮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眚陰懷異圖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无忌之孫延謂曰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新書七十萬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皆有實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洩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

可除名長流嶧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姦淫是務賄賂無厭交遊非所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可除名長流振州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干牛備身洋子壻少府主簿柳元貞等皆憑恃受贓並除名長流延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還誅四凶族四凶者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者謂此也乾封元年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發疾而卒年

五十餘

三十五

文集三十卷傳於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

尋亡失自義府流放後朝士常憂懼恐其復來及聞其死於是始安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如意元年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元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贊之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元益州大都督德儉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長安元年又賜義府子左千牛衛將軍湛及敬宗諸子實封各三百戶義元子司賓卿基德儉子殿中監璿實封各二百五十戶善業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

二百戶睿宗卽位景雲元年並停義府等六家實封

義府少子湛

字興宗

年六歲時以父貴授周王文學神龍

初累遷右散騎常侍襲封河間郡公時鳳閣侍郎張柬

之將誅張易之兄弟遂引湛爲左羽林將軍令與敬暉

等啓請皇太子備陳將誅易之兄弟意太子許之及兵

發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

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

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剋期誅翦伏願殿

下暫至元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

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

棄家族共宰相同心戮力匡輔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
懇誠而欲陷之鼎鑊湛等微命雖不足惜殿下速出自
止遏太子乃馳馬就路湛從至元武門斬關而入率所
部兵直至則天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因奏臣等奉令
誅逆賊易之昌宗恐有漏洩遂不獲預奏輒陳兵禁掖
是臣等死罪則天謂湛曰卿亦是誅易之軍將耶我於
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則天移就上陽宮因留湛宿
衛中宗卽位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加實封通
前滿五百戶頃之復授左

新書

散騎常侍

賜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

刺史歷洛絳二州

累轉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元初

十年卒贈幽州都督初

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爲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爲貶云崔義元別有傳

史臣曰許高陽武德之際已爲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羈旅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奧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及屬嗣君冲暗嬖妾姦邪阿附豺狼窺圖權軸人之兇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贊曰貞觀文士高陽河間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筆得位由姦爲虎傅翼卽又胡顏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三

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帳完具嘗以遺
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尒社尒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
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爲寇虜所屠可謂自貽
伊咎耳次子待封高宗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咸亨中
與薛仁貴率兵討吐蕃於大非川戰敗滅死除名少子
待聘長安中官至宋州刺史

張儉

字師約

雍州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公威之孫也

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卽高祖之從甥也

高祖起儉以功

除右衛郎將

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

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敕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

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屯田歲致穀
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餒州
境獨安後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
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
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旣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
拘責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
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靜儉單
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啟顙而
至便移就代州卽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
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

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

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霫靺鞨諸蕃切
眇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略盡復拜營州都

督

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行抄掠儉軍至遼西

爲遼水汎漲久而未渡太宗以爲畏懦召還儉詣洛陽
謁見面陳利害因說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太宗甚悅仍
拜行軍總管兼領諸蕃騎卒爲六軍前鋒時有獲高麗
候者稱莫離支將至遼東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
莫離支竟不敢出儉因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
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賞賜甚厚其後改東
夷校尉爲東夷都護仍以儉爲之永徽初加金紫光祿

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十諡曰密

儉兄大師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
儉弟延師永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延師
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
以此稱之龍朔三年卒官贈荊州都督諡曰敬陪葬昭
陵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棨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
人榮之號爲三戟張家

蘇定方

名列以字行

冀州武邑人也

後徙始平

父邕大業末率鄉

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
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

賊首張金稱於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卿於郡西追
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鄉黨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
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爲子雅賢俄又爲劉黑闥攻陷城
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
爲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靖使定方
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散望
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走散
餘衆俯伏靖軍旣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侯中郎將
永徽中轉左衛勳一府中郎將

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軍臨清縣

公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爲前軍總管至鷹娑

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旣而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敬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匹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云耳何爲此事自今正可結爲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卽戰自保萬全無爲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爲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是

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卽敗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爲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合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死後得除名明年擢定方爲行軍大總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以衆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進至突騎

施部賀魯率胡祿屋闕啜懾舍提瞰啜鼠尼施處半啜
處木昆屈律啜五努失畢兵馬衆且十萬來拒官軍定
方率回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
之定方率步卒據原攢稍外向親領漢騎陣於北原賊
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
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努
失畢悉衆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
餘五咄六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於步眞於是西蕃悉
定唯賀魯及啞運率其牙內餘衆而奔定方追之復大
戰於伊麗水上殺獲略盡

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
濶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

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敗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及啞運十餘騎連夜亡走定方遣副將

蕭嗣業追捕之

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

至於石國禽之而還高

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爲州縣極於西海定方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疎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匹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

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爲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特勒獻之

有司請論

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論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悉

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眞邑五百戶顯慶五年從幸太

原制授熊津

新書作神邱

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成

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於岸上擁陣水

陸齊進飛檄鼓譟直趨其都去城二十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卽擅爲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於是泰開門頓顙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爲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於東都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爲尙輦奉御定方俄遷

左武衛大將軍

未幾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湔江奪馬邑山爲營

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

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

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興言及此不覺嗟悼遽下詔

贈

左驍衛大將軍

幽州都督諡曰壯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

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

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

貞觀末太宗

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

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

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

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

五萬

新書二
十萬

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

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
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乘
之賊乃大潰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
特引見賜馬兩匹絹四十疋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
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
舊將並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
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遷右領軍郎將依舊北門
長上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元

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桄叫呼以驚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呼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於是賜御馬一匹蘇定方之討賀魯也於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伏今泥熟仗素幹不伏賀魯爲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資卽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於是泥熟等請隨軍効其死節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

經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

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

新書溫沙多門

戰於橫

山仁貴匹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

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

手不能舉便生禽之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禽

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

拜左武衛將軍

以功封河東

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

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

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

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

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

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

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禽其僞葉護兄弟三

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

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騎

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馳

絕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食比入塞餘

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爲妾多納賕遺爲有司

功見原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高宗遣將

軍龐同善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

善等詔仁貴統兵爲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爲賊所襲

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爲

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

萬

新書
五千

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男生

相會高宗手敕勞之曰金山大陣兇黨實繁卿身先士卒奮不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賈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業全此令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懼一時送款仁貴便並海略地與李勣大會軍於平壤城高麗旣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

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卹孤老
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
不欣然慕化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爲邏娑道
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眞郭待封等以擊之待
封嘗爲鄯城鎮守恥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
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澀若
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卽回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
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
並留柵內吾等輕脫倍道掩其未整卽撲滅之矣仁貴
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略盡收其牛羊萬

餘頭迴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邀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歎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爲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

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

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揮耶於是起授瓜州長

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

元珍等於雲州

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

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斬首萬餘級獲生

口二萬餘人馳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

皆奔散不敢當之其年

永淳二年

仁貴病卒年七十贈左驍

衛將軍官造靈輿并家口給傳還鄉子訥別有傳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

樂令甚有能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棄建德歸國高祖
遙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縣俘其
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
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爲之設齋以報其恩及
建德敗始之任俄而劉黑闥陷洺州名振復與刺史陳
君賓自拔歸朝母潘妻李在路爲賊所掠沒於黑闥名
振又從太宗討黑闥時黑闥於冀貝滄瀛等州水陸運
糧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毀其舟車黑闥
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黑闥平名振請手斬黑闥
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平郡

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累轉洛州刺史太宗將征
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
詰之名振酬對逾辨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
我前每見別嗔餘人猶顏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
來責讓而辭理縱橫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授
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
衆稱爲名將永徽六年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
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殺獲甚衆後歷晉蒲
二州刺史

饒方道行
軍總管

龍朔二年卒贈右衛大將軍諡曰

烈務挺少隨父征討以勇力聞遷右領軍衛中郎將

破突

厥六萬
於雲州

永隆中突厥史伏念反叛定襄道行軍總管李文
陳曹懷舜竇義昭等相次戰敗又詔禮部尙書裴行
儉率兵討之務挺爲副將仍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
於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元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懼
不能支遂間道降於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中書令裴炎
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非行儉之功伏念遂伏誅
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綏州城
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僞稱尊號署
百官又進寇綏息殺掠人吏焚燒村落詔務挺與夏州
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進攻其城拔之生禽白鐵余盡

平其餘黨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副
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檢校右羽林軍張虔勗同受則
天密旨率兵入殿庭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爲皇帝
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爲尚乘奉御務挺
泣請同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
馬務忠爲太子洗馬又明年以務挺爲左武衛大將軍
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
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
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
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皆

潛相應接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卽祈禱焉貞觀永徽間軍將又有張士貴趙道興狀跡可錄

張士貴者號州盧氏人也本名忽崱善騎射臂力過人

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虛發

大業末聚衆爲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

號爲忽崱賊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款拜右

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號州

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晝遊耳尋入爲右武侯

新書

右屯衛

將軍貞觀七年

爲龔州道行軍總管

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曰聞公親當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虢國公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爲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解字仍舊不改時人以爲榮道興嘗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爲朝

野所笑傳爲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
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皎亦爲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
吾爲時所稱

史臣曰孝恪機鈴果毅協草昧之際樹勲建策有傑士
之風然而務奢爲恒旣未盡善舉衆失律不其惑與張
公經略有天然才度務稽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
才未盡邢國公神略翕張雄謀戡定輔平屯難始終成
業疏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爲一
時之傑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協以敗全略孔
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

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有父風英槩輔時克繼洪烈然而苟預廢立竟陷讒構古之言曰惡之來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興逢時立効得盡義勇以觀厥成而繼父風槩三代執金不亦美乎贊曰五將雄雄俱立邊功張蘇二族功名始終郭薛務挺徼功奮命垂則窮邊兵無常勝

唐書卷第一百三十四